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陶瓷全集

隋 唐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INESE CERAMICS



隋 唐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INESE CERAMICS

中國陶瓷全集

中國陶瓷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5

隋 唐

本卷主编

李輝柄

凡例

-
- 一 《中國陶瓷全集》係《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之組成部分，該全集以時代劃分，從原始社會陶器至清代陶瓷，共十五冊。
 - 二 圖片編選之陶瓷器均為各個時期的精品，兼顧考古與藝術價值。
 - 三 本集內容分為三個部分，一為專論，二為彩色圖版，三為圖版說明。
 - 四 為方便國內外學術界讀者，中文版全部用繁體字排印。

中國陶瓷全集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仁波

陝西省博物館研究員

毛昭晰

浙江省文物局局長

朱伯謙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安金槐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吳士餘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編審

李輝炳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汪慶正

上海博物館研究員

馬承源

上海博物館研究員

陳柏泉

江西省博物館研究員

馮先銘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楊新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熊傳新

湖南省文物局局長

龔繼先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編審

目錄

總論	
自瓷的發展與「南青北白」格局的形成	
隋、唐、五代陶瓷	
論文	
唐五代越窑青瓷	李輝柄
隋代白瓷	劉家琳
隋代白瓷	林士民
隋代白瓷	33 27
隋代白瓷	11
圖版	
青釉鷄首壺	
青瓷瓶	
白釉龍柄雙聯瓶	
白瓷印花雙繫扁瓶	
白瓷捲唇瓶	
白瓷凸弦紋長頸瓶	
白瓷螭首雙把雙身壺	
青瓷鷄首錢把壺	
白釉錢倉	
青瓷四繫罐	
青釉四繫罐	
白瓷束腰罐	
青瓷四繫罐	
開皇十二年青釉瓷罐	
青瓷印花瓷罐	
青釉印花帶蓋唾壺	
青瓷象首壺	
白釉罐	
青瓷六繫壺	
白釉杯	
白瓷束腰蓋罐	
青釉雙繫瓶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56 55 55 54 53 52 51 50 49 48 47 46 45 44 43 42 41 40 40 40 39 38 37
青釉貼花壺	
青瓷四繫盤口壺	
青釉十足硯	
青瓷觀臺	
青瓷雙繫鷄首壺	
青瓷蓮花紋高足盤	
青釉龍柄鷄首壺	
青釉爐	
青釉薰爐	
青釉盤口四繫壺	
青釉盤口四繫壺	
青釉高足盤	
青瓷圈足盤	
青瓷高足盤	
青瓷龍首盃	
彩繪陶房	
青瓷龍首壺	
青釉高足盤	
青瓷圓蓋盒	
青瓷珠紐蓋盒	
青瓷印花瓷洗	
褐釉印花瓷碟	
褐釉青瓷印花盒	
青瓷五聯盞	
青瓷印花鉢	
青瓷印花碗	
白釉黑彩侍吏俑	
白釉武士俑	
黃釉吹簫女樂俑	
黃釉吹簫女樂俑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83 82 81 80 79 78 77 77 76 75 75 75 74 73 73 72 72 71 70 69 68 67 66 65 64 63 63 62 61
白釉貼花壺	
青瓷四繫盤口壺	
青釉十足硯	
青瓷觀臺	
青瓷雙繫鷄首壺	
青瓷蓮花紋高足盤	
青釉龍柄鷄首壺	
青釉爐	
青釉薰爐	
青釉盤口四繫壺	
青釉高足盤	
青瓷圓蓋盒	
青瓷珠紐蓋盒	
青瓷印花瓷洗	
褐釉印花瓷碟	
褐釉青瓷印花盒	
青瓷五聯盞	
青瓷印花鉢	
青瓷印花碗	
白釉黑彩侍吏俑	
白釉武士俑	
黃釉吹簫馬俑	
黃釉武士俑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隋	60 59 59 59 58 57

六三	黃釉鼓吹騎馬俑
六四	灰陶女立俑
六五	彩繪執箕女俑
六六	灰陶洗甑女俑
六七	陶僧俑
六八	灰陶舞女俑
六九	黃釉舞女俑
六〇	陶胡俑
七一	拱手老人陶俑
七二	盤口壺
七三	灰陶執炊女俑
七四	彩繪僕侍女俑
七五	青瓷武俑
七六	彩繪女立俑
七七	白釉捧罐陶女俑
七八	青瓷雙兔耳罐
七八	越窑青釉海棠式碗
七八	彩繪女立俑
七八	瓜棱執壺
七八	白釉執壺
七八	鳳頭壺
七八	雙魚紋碗
七八	秘色瓷盤
八〇	越窑青瓷執壺
八〇	海棠杯
八〇	帶蓋壺
八〇	執壺
八〇	執壺
八〇	荷葉紋碗
八〇	青瓷墓誌罐
八〇	越窑青瓷瓜棱雙繫罐
九一	刻花油盒
九一	青瓷墓誌罐
九一	越窑褐彩如意雲紋青瓷器
九一	越窑青釉四繫蓋壺
九一	燈蓋
九一	越窑褐彩如意雲紋鍍孔薰爐
九一	青釉長柄注壺

唐 113 112 111 110 109 108 107 107 106 105 104 103 103 102 102 101 101 101 100 99 98 98 97 96 95 94 93 92 91 90 89 88 87 86 85 84

○二	越窯青瓷五瓣花口碗
○三	蟠龍器
○四	青釉蠟燭臺
○五	雙繁盤口壺
○六	甌窯青瓷葵口高足碗
○六	青釉瓶枕
○七	橫把瓜棱壺
○八	青瓷蟠龍器
○九	碗
一〇	龍紋碗
一一	鳥頭壺
一二	甌窯青瓷磨菇紋碗
一三	青釉劃花瓷盤
一四	越窯褐彩如意雲紋油燈
一五	越窯青瓷小口瓶
一六	越窯刻牡丹紋盒
一七	甌窯青瓷盤式底碗
一八	青瓷印花三足爐
一九	越窯青瓷荷葉紋盒
二〇	越窯青瓷荷花蓋
二一	油盒
二二	玉璧底碗
二三	越窯青瓷蓮瓣式底碗
二四	青瓷盤口提梁壺
二五	青釉鳳頭龍柄壺
二六	瓜棱執壺
二七	水車窯青釉魚形壺
二八	青瓷盤口提梁壺
二九	辟雍硯
三〇	辟雍雙管多足硯
三一	黃褐釉雙管多足硯
三二	青釉多足硯
三三	青釉多足硯
三四	辟雍青瓷硯
三五	白釉弦紋匣
三六	白釉藏草瓶
三七	白釉唾壺
三八	海棠杯
三九	白釉環把小斗
一四	白釉大罐
一五	白釉三足大盤

唐 140 139 138 138 137 136 136 135 135 134 134 133 132 131 130 129 128 128 128 127 126 125 124 124 123 122 122 121 120 120 119 118 117 117 116 115 114 113

白釉壺	一四二
白釉花口小壺	一四三
白瓷洗	一四三
白釉人頭柄壺	一四三
白釉碗	一四五
白瓷碗	一四六
白釉雙龍耳瓶	一四七
白瓷柄杯	一四八
四足扁罐	一四九
白瓷執壺	一五〇
白瓷盒	五一
「新官」款白釉鉢銀花口盤	五二
白釉瓶	五三
白瓷獅子	五四
白釉褐斑瓷羊	五六
玉璧底碗	五七
白釉壺	五八
「官」字款白釉鉢銀花口盤	五九
雙脊瓣「官」字款白瓷盤	六〇
白釉印花「官」字款粉盒	六一
白瓷水注	六二
白釉連托把杯	六三
白瓷馬蹄壺	六四
白釉雙繫罐	六五
五尖瓣白瓷「官」字款盤	六六
五瓣葵口大內凹底秘色瓷盤	六七
「官」字款三尖瓣白瓷碟	六八
白瓷菱花口盤	六九
白瓷蓮花杯	七〇
「新官」白釉碗	七一
鉢金白釉瓜棱形執壺	七二
白瓷燈臺	七三
白釉海棠杯	七四
白瓷長頸瓶	七五
白釉執壺	七六
醬釉把杯	七八
白瓷圈柄杯	一七九
黃釉胡人獅子扁壺	一八〇
黃釉茶末器	一一一
黑釉漏印花對蝶紋長方枕	一八二
黑釉貼花樹葉瓷枕	一八三
黃釉牛	一八四
綠釉男胡俑	一八五
黃釉男胡俑	一八六
黑釉白裏碗	一八七
褐黃釉雙繫壺	一八八
黑釉小壺	一八九
黑釉象瓷枕	一九〇
雙繫褐釉盤口壺	一九一
黑釉壺	一九二
黑釉白裏碗	一九三
褐黃釉梳髮女俑	一九四
黑釉象瓷枕	一九五
粉彩天王俑	一九六
粉彩沐浴童俑	一九七
青瓷擂鉢	一九八
粉彩沐浴童俑	一九九
彩繪陶馬	二〇〇
彩繪牽駝俑	二〇一
粉彩侍女小憩騎駝俑	二〇二
粉繪胡商俑	二〇三
彩繪文官俑	二〇四
彩繪文官俑	二〇五
黑釉彩斑腰鼓	二〇六
耀州窑花瓷鼓	二〇七
綠釉小壺	二〇八
黑釉彩四繫壺	二〇九
黑道窯黃釉藍彩執壺	二一〇
黑釉小罐	二一〇
黑釉藍斑	二一〇
綠釉罐	二一〇
黑釉藍斑	二一〇
黑釉彩執陶枕	二一〇
龍紋綠釉執陶枕	二一〇
黃釉絞胎盤	二一〇
黃釉絞胎小罐	二一〇
黃釉絞胎	二一〇
黃釉絞胎	二一〇
雲紋獅羊三節罐	二一〇
黃釉胡人獅子扁壺	一一一
黑釉茶末器	一一一
黑釉漏印花對蝶紋長方枕	一一一
黑釉貼花樹葉瓷枕	一一一

唐
168 168 167 166 165 165 164 163 162 161 160 159 159 158 157 156 155 154 154 153 153 152 151 151 151 150 149 149 148 147 147 146 145 145 144 143 142 141

唐
202 201 200 199 198 198 197 196 195 194 193 193 192 191 190 189 188 187 186 185 184 184 183 182 181 180 179 178 177 177 176 175 174 173 172 171 171 170 169

二九	褐彩堆塑鹰、鱼瓷碗
三〇	黄釉绿彩壺
三一	白釉绿彩「张」字粉盒
三二	青瓷唾壺
三三	龙首龙柄壺
三四	彩釉陶龙首壺
三五	青釉褐绿彩瓷盂
三六	绿釉碗
三七	绿釉弦纹壺
三八	花釉彩斑双耳胡蘆瓶
三九	堆塑伎乐俑陶罐
三〇	邢窑白釉「盈」字盖盒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212 211 210 209 208 208 207 206 205 205 204 203

白瓷的發展與「南青北白」格局的形成

李輝炳

隋代歷時僅三十九年。但它的歷史地位，卻猶如秦與西漢，為後繼王朝——唐帝國的建立創造了條件。同樣，在陶瓷史上，隋也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隋代既繼承了前代青瓷的傳統成就，而又有所創新。

隋瓷生產是建立在全國統一基礎之上的。已發現的隋代青瓷窯，多數集中在水陸交通要道，經濟發達地區。如河南的安陽窯、河北的磁縣窯，均分佈在洛陽、長安附近及運河沿岸。安徽的淮南窯、江西的豐城與湖南的湘陰窯，也集中在淮水、長江水路交通要道。這樣便於其產品通過運河、淮河、長江運往南北各大都市。

白瓷雖然在北朝時期已露端倪，但真正燒製成功則是在隋代。它的成功為唐代瓷器的大發展奠定基礎。

一 隋代的名窯與白瓷的燒成

隋代瓷器是在南北朝陶瓈生產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南北朝時期的青瓷在墓葬裏有不少出土，但其燒窯遺址很少發現，這是瓷器研究的一大空白。隋代青瓷窯遺址的發現，不僅對研究北方青瓷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而且解決了部份隋墓出土青瓷所屬的窯口問題。

考古發現的隋代青瓷窯主要有：

河南安陽窯

鞏縣窯

河北磁縣窯

安徽淮南窯

湖南湘陰窯

江西豐城窯

以及四川成都窯等。現將其情況分述如下：

(一) 河南安陽窯。窯址位於安陽市北郊洹河安陽橋的南岸。是北方發現的隋代青瓷窯中規模最大的一處(1)。燒製器物有碗、高足盤、四繫罐、鉢、杯、瓶等。除此之外，還有俑與動物塑品以及各種明器裝飾等多種。一般器物胎壁較厚，胎質細膩，胎色灰白。器外施釉不到底。釉為青色透明玻璃質，光澤較強，透過釉層可以窺見胎面，施釉一般較薄，均勻穩定，流釉現象不甚顯著。因係疊燒，器物裏面都留有支燒痕迹。裝飾方法有刻花、劃花、印花，還有點花多種。紋飾題材以蓮花瓣紋居多，也有忍冬紋、草葉紋、三角形和波浪紋等。俑類動物與塑品的形象生動，表現出了窯工們具有較高的藝術成就與創造才能。該窯出土的青瓷和以往安陽附近隋墓出土的許多青瓷相比，無論在造型、胎釉特徵以及紋飾風格上，均有許多共同之處。其中大小青瓷碗、高足盤與安陽小屯村隋仁壽三年(公元六〇三年)卜仁墓出土同形器物相同(2)。四繫罐也與安陽縣發掘的隋開皇九年(公元五八九年)宋循墓所出的毫無差別。武士俑的造型釉色與開皇十五年(公元五九五年)張盛墓所出者也很相似(3)，據此可以確定安陽窯燒造年代，約在公元七世紀初。

(二) 河南鞏縣窯。窯址位於縣城南，出西門後沿官廂南行一里許至鐵路，再沿鐵路南行

一里至鐵橋，橋南為百治河，橋北為黃治河。下橋後沿百治河南行，沿岸可看到很多瓷器碎片，窯址即位於河岸兩側。隋代青瓷窯集中在距小黃治南約五里的鐵匠爐村^(四)。以燒製大小平底碗和高足盤為主，其形制與胎釉特點和安陽窯大致相同。由此可見，鞏縣窯在唐代燒製白瓷與唐三彩陶器以前曾經燒造過青瓷。

(三) 河北磁縣窯。窯址位於河北省峰峰礦區西郊山區的賈壁村，又名賈壁窯^(五)。磁縣窯胎質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類胎質細膩，瓷化良好，胎色灰白，胎面施一層青綠色釉，流動現象不甚顯著；另一類胎色青灰，顆粒較粗，多有黑色斑點，瓷化粗差，胎面施一層透明青褐色釉，常有流釉現象出現。燒製器物有碗、高足盤、鉢、壺、罐、硯、盂等多種，以碗、盤、鉢為最多。器物特徵一般胎體厚重，件大而不變形，器裏施滿釉，外部施釉不到底。因係疊燒，器裏均留有三個支釘痕迹。器物以光素無紋飾為主，僅在鉢形器裏劃有花葉紋與波浪紋飾。窯址中大量遺存的碗、鉢、高足盤均為北方隋墓中常見的器物，且與其他隋代瓷窯的瓷器造型與燒造工藝基本一致，其中的高足盤又具有隋代瓷器的典型風格。窯址中未發現早於隋的遺物，因此磁縣窯的年代可定為隋代。

(四) 湖南湘陰窯。窯址位於湘陰縣城堤垸一帶，北起水門，中經西外街許家墳山、馬王墈、上煙園、湘陰輪渡，直至洞庭廟舊址，廣泛散着晉至隋、唐時代大量的瓷片^(六)。隋代湘陰窯燒製器物有碗、盤、鉢、高足盤、四繫罐、盤口壺、瓶等。器物胎壁一般較厚，胎色有灰白或青灰多種。釉色以青釉為主，其次有青黃、褐釉、醬色釉等，部份釉色因窯變而呈藍色或紫色。一般青釉瑩潔有閃光，透明或半透明，釉面多開細的紋片，施半釉，釉層較薄，有流釉現象，但不甚顯著。醬色釉以醬綠釉為主，不太透明，醬黑釉胎與釉結合不好，開片且易剝釉。湘陰窯器物注重裝飾，紋飾以印花為主，並輔以劃花。其法：用印式花模印出各種團花、捲葉、幾何紋等，再間以劃線條紋，組成帶狀，裝飾肩、腹部。盤器則於中心飾以團花、捲葉紋間以劃紋組成圓形圖案，並按盤徑大小分為三層、五層不等。

隋代湘陰窯大量燒製的印花四繫罐、高足盤以及各種餅狀小平底足碗等，與湖南地區隋墓出土物相 同。尤其是與湘陰縣發現的隋大業六年(公元六一〇年)紀年墓出土的印草葉紋與蓮花葉紋的器物相同^(七)，證明湘陰窯的時代為隋代。

(五) 江西豐城窯。窯址位於江西豐城縣曲江鎮羅湖村，遺物散佈在贛江西岸的紅土丘陵地帶距岸一公里許^(八)。豐城窯歷東晉、南朝直到隋唐，是一處延續燒造時間較長的瓷窯之一。罐、壺、鉢、盤、碗等各個時期都有燒製，其基本形制也延續下來。遺物中盤是該窯最具有特色的器物，敞口，有大有小，均為小平底足，足稍內凹，盤心施弦紋數道，內刻蓮實紋。這類盤在江西曾有不少出土，都是該窯的產品。其中有一類盤心印以薔薇花、梅花、寶相花等穿插組成的圓形圖案，這種盤在南北各地的隋墓中常有出土。蓋托的形制與盤相同，惟盤心凸起一圈，以承托茶杯。碗的形制多樣，一種深腹碗，口微斂，平底足，器體呈大半球形，有的器身刻劃蓮瓣紋，紋飾凸起，分單層、雙層，或仰覆蓮瓣等，刻法各異。瓷碗為圓形，周有水

槽，硯面凸起或下凹，下承以三五個蹄足。高足盤，成型，下承以喇叭高圈足，豐城窯中也大量燒製。高足杯為成碗式，下承以高喇叭形圈足，杯心印有藍花紋。另一種深腹高足杯，下承以細喇叭圈足，杯口沿施凹弦紋兩道，此種器物在江西清江隋墓中曾有出土，形制釉色與之十分近似。唾壺的足徑大於口徑，器型穩重。

豐城窯瓷器的釉色有青綠、黃褐或醬紫等色。由於胎泥質地比較粗糙，因而在胎胚上先上一層白色化妝土，然後施釉，燒成後瓷釉一般明亮，青中泛白，玻璃狀透明。多數器物釉層開細小紋片，有垂釉現象。瓷器的裝飾有刻劃花、印花和捏塑等多種手法。常見的紋樣有蓮瓣紋、蓮寶紋、梅花、水波、籠紋、弦紋等，還有楊樹、薔薇、寶相花等。蓮瓣有單瓣、重瓣之分，有的與蓮寶紋同時裝飾一種器物。有時各種花紋穿插組成各種圖案。

(六)安徽淮南窯。窯址位於淮南市田家庵區的上窑鎮以及鄰近鳳陽縣的武塘等地^(九)。燒製器物主要有壺、瓶、罐、碗盞、高足盤等。壺多為盤口、長頸、鼓腹、平底，頸與肩部常飾以凸起弦紋數道，肩部立有四繫耳或六繫耳，肩部的一側塑龍形柄，龍口銜於壺口，另一側立鷄頭，氣魄雄健，造型美觀，生動別致。瓶多喇叭形口，長頸、鼓腹、平底，肩上貼附四個繫耳或六個繫耳，頸上多飾以兩或三道凸弦紋，有的肩上印梅花，腹部刻覆蓮花瓣紋飾，通體瘦高端莊。罐有四繫、八繫之分。四繫罐的形式多樣，有直口、無頸、橢圓腹，肩部飾凸弦紋一道，也有圓腹，肩部飾凹弦紋一道，也有的在腹部印一周覆蓮瓣紋。八繫罐為直口、無頸、圓腹，平底，腹部有兩道凸弦紋，並飾以貼花。碗深腹，弧壁，近底處內收，圓餅狀足，足底微凹，無紋飾，有的碗印仰蓮紋，線條流暢。蓋為深腹，平底，一般無紋飾。高足盤，淺式，喇叭形高圈足，盤心一般均有凹弦紋，有的盤心還飾以印花。淮南窯裝飾，有印花、刻劃花、貼花三種。印花用一種圓形戳式花模，印出圓形或幾何形花紋；貼花是用模製花紋泥片，用瓷泥粘堆胎上，刻劃花則是用刀具刻劃成單線或雙弧線與波浪紋、蓮花瓣紋等。也有的綜合各種方法施於一器，各種紋飾互相配合，穿插排列，組成各種帶狀與圓形圖案。

淮南窯瓷器胎質一般堅硬、細膩，多為灰白色，少數為黃色或青灰色。釉為青色透明釉，光澤很好。有的釉色青中帶綠，有的青中帶黃。釉層厚薄不勻，厚處色濃，薄處色淡。一般施釉至腹下部，底足全部露胎，釉面常有小開片紋，有的器物在積釉處產生一種紫翠色的窯變釉，為其他窯所不見。在安徽隋代紀年墓中，如合肥隋開皇三年（公元五八三年）清河張氏墓、合肥隋開皇六年（公元五六六年）墓等^(十)，都出土有淮南窯燒製的器物，對斷定淮南窯燒瓷的歷史提供了科學依據。

(七)四川邛崍窯。經過調查邛崍有兩處：一處位於離邛崍縣二十里的固驛鎮，遺物散佈在固驛鄉南河之南約一二里地的瓦窯山，窯址長約二百米，從下到上高約二十米。另一處在邛崍縣西門外的什方堂^(十一)。兩處燒製器物相同，有橋形繫罐、盤口壺、高足盤及大小平底碗等。器物胎質為紫紅色，胎與釉之間有一層白色化妝土。器裏施滿釉，外釉不到底。窯具各有種支具，以大小圈狀鋸齒支托與平底鋸齒支托較多。

(八)四川成都窯。窯址位於模底河之東，南河之北今通惠路東段（新羅路）西側與勝利

西路西段的南側地區，窯址的集中地在一環路西工段兩側。成都窯是以燒青瓷為主的瓷窯，釉色有豆青、青灰、米黃、薑黃、醬黃、褐青紫等色調。可見青瓷的釉色很不穩定，器物的胎質以紫紅色者居多，有的略淡，呈淡紅色，有的呈灰色與灰白色。燒製器物主要有壺、罐、鉢、碗、高足盤、杯、硯臺等多種。雖然具有地方特色，但燒製器物與造型又有着時代特徵。壺均為盤口，頸部多有弦紋數道，肩部立四橋形鼻鈕，有的腹部部刻蓮花瓣紋，施釉均不到底，這類四繫壺與安徽淮南窯燒製的四繫盤口壺，在形制上相近。成都窯四繫壺略粗矮，仍是隋代瓷器的風格。四繫罐其基本形制與北方產的四繫罐無大區別，不同處祇是頸部較高，四繫耳低於口。碗為深腹，口微斂，小平底足，整個器型呈半球形，有的器身還刻有蓮花瓣紋，施釉不到底。這些特徵與四川新津普興鄉十村開皇元年（公元五八一年）隋墓出土者很相似。與河南安陽窯、河北磁縣窯以及江西豐城窯等隋窯燒製的碗在造型上也幾乎相同，高足盤，成型，下承以喇叭狀高圈足，與其他隋代瓷器燒製的也基本相同。由於高足盤在隋墓中常與四繫罐、深腹碗一起出土，又由於南北各地隋代瓷器幾乎都具有燒製，雖然成都窯青瓷的花紋時代特徵不甚顯著，但器物上的弦紋、朵花紋、草葉紋、蓮瓣、水波紋等，均為隋窯所常見。窯出土的器物與四川新津普興鄉十村開皇元年隋墓出土物基本一致，因而可確定其為隋代瓷器。

考古資料證明，從南北各地隋墓出土的隋瓷的造型、紋飾、釉色等方面來看，絕大多數與其鄰近窯的產品相同，可見它們多是鄰近窯的產品。北方隋墓出土器物常見有四繫罐、高足盤、鉢形器物、大小平底碗等。這些器物在河南安陽窯、鞏縣窯、河北磁縣窯遺址均有發現。南方情況：安徽境內的隋墓出土的器物常見有四繫瓶、高足盤，與安徽淮南窯遺址出土同一風格。湖南、湖北隋墓出土的器物，多有印花裝飾。多數可能來自湖南湘陰窯。四川出土的隋瓷多數與成都、邛崍窯出土器物相同。廣東目前儘管還未發現隋代的窯址，但其出土物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其窯址今後在當地發現是很可能的。

根據上述已發現的隋窯的分佈以及南北隋墓出土瓷器特徵的印證，大體可歸納如下四個系統：

第一，河南安陽窯、鞏縣窯、河北磁縣窯三窯基本相同。

第二，湖南湘陰窯與江西豐城窯燒製器物比較豐富，在造型上具有共同的特徵。

第三，安徽淮南窯既不同於河北、河南三窯，又有別於湖南湘陰窯。淮南窯的四繫瓶最具特色，為他窯所未見。具有隋代器物特徵的高足盤也獨具風格，罐的形制也與眾不同。

第四，四川成都附近與邛崍縣一帶的瓷窯燒製器物大致相同，均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

窯具是研究燒造方法的重要資料。隋代燒瓷以支具為主。未發現匣鉢，說明隋代還停留在疊燒階段。由於不用匣鉢，胎胚直接與火焰接觸，受到窯內煙火的燻染，因此器物的釉面不勻，往往粘上渣滓。這是燒造方法上的最大缺陷。在窯爐的結構上，儘管隋代青瓷一般均採用還原焰燒成，但這時還不能完全掌握還原焰技術。窯內時而出現氧化氣氛，使釉面燒褐色或黃色等不同顏色，這就是隋瓷釉色不夠穩定的原因所在。根據隋瓷表面及各窯碎片上所遺留的旋削痕迹，可推知隋代瓷器是輪製的，大件器物的繫、柄、流等則為手製。隋代施

釉方法有蕩釉與蘸釉兩種，所以器裏為滿釉，器外都施半截釉。化妝土的運用是隋代製瓷工藝的一個重要措施，南北各窯均已使用，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燒造方法上也有過，但不普遍。採用這種方法不但可以彌補胎的粗糙之弊，同時也能增加胎胚的白度而使器物燒成後更加美觀。

綜上所述，隋代南北四個窯系系統，儘管各有不同的地方特色，但它們又是互相關聯的一個整體。它們代表了隋代瓷器燒造面貌與燒造水平，為唐代瓷器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

白瓷是在青瓷發展的基礎上出現的，沒有青瓷的發展也就不會有白瓷的產生，這是顯而易見的。然而，考古資料證明，白瓷不是首先在南方青瓷發達地區開始孕育成長起來的，而是出現在北方地區。白瓷雖然在北朝時期已經始露端倪，但真正燒製成功則在隋代。一九五九年，在河南安陽發現隋開皇十五年（公元五九五年）張盛墓，出土了一批白瓷^(二)。這批白瓷雖然還帶有白中泛青的特徵，但較之北齊武平六年（公元五七五年）范粹墓出土的白瓷要遠勝一籌。胎釉中的含鐵量較前減少，燒成溫度有所提高，施釉技術也有改進，器物的白度與硬度比范粹墓白瓷均有提高^(三)。瓷器的造型豐富，可以看出在器物成型技術方面也有明顯提高。在西安郊區發現的晚於張盛墓十五年的隋大業四年（公元六一〇八年）李靜訓墓出土的瓷器中，有青瓷也有白瓷。白瓷胎潔白，釉面光潤，胎釉已經完全看不到白中閃黃或白頭泛青的痕迹，可名正言順地稱作白瓷了。這批白瓷中，尤以白瓷螭首雙把雙身壺和龍柄鷄頭壺為最佳。雙聯瓶的造型奇特，製作精緻。白瓷雙繫鷄首壺雖是魏晉南北朝以來青瓷的傳統器型，但卻換上了白色的「新裝」^(四)。西安郭家灘隋大業元年（公元六〇五年）墓出土的白瓷束腰蓋罐；陝縣出土的白瓷長頸瓶和白瓷燈臺，更是隋代白瓷的成功佳作^(五)。如果以北齊武平六年（公元五七五年）范粹墓白瓷出土的初期為起點，到隋大業四年（公元六一〇八年）李靜訓墓為止，歷時三十三年，白瓷的燒製技術已臻成熟。

一九八二年五月，繼唐代邢窯窯址發現以後，又在內丘與臨城縣交界處的賈村發現了隋代白瓷窯址一處。該窯所燒白瓷既有在灰白色胎上施化妝土的白瓷，也有不施化妝土的非常精緻的白瓷。燒製的碗均深腹直壁，平底，與北方隋墓中出土的白瓷碗相同。隋代白瓷窯址在唐代邢窯範圍內發現，證明在唐邢窯白瓷尚未出現以前，白瓷在這一地區已經發展起來。賈村隋代白瓷窯址的發現，不僅填補了隋代白瓷窯的考古空白，證明隋代的白瓷燒製技術已趨完善，而且為判斷出土隋代白瓷的窯口問題提供了實物依據^(六)。

二 唐代的名窯與「南青北白」的形成

唐代瓷器在隋代的基礎上，有了很大的發展。南方以燒製青瓷為主，以浙江的越州窯為代表，北方以燒製白瓷為主，以河北邢窯為代表，形成了「南青」與「北白」的格局。這是唐代瓷業發展的主要特徵。直到五代時期江西景德鎮燒出白瓷，這個格局纔被打破。

現據唐代《茶經》等文獻記載，當時南北方已湧現出一批名窯。且大部份已經考古發掘，

現將其分述如下：

南方青瓷窯

(一) 浙江越窯
越窯燒瓷的歷史悠久，不僅可以追溯到漢晉，甚可追溯到商代末年燒製的原始青瓷。越窯主要指浙江餘姚上林湖的越窯（在餘姚城東北約三十公里，橋鄉老姥山北麓）。上林湖是一條長形南北向的天然湖泊，面積一百七十七萬多平方米。窯址分佈在它的東西兩岸，從北端的木杓灣到南端東岸的黃鱔山，再從南端以西的燕子坤到北端的吳家溪，窯址十分密集，遺物非常豐富。在此以東的上吞湖和白洋湖也有窯址的分佈，可以想見當時窯業之盛。越窯至晚唐進入了繁榮時期，在上虞等地又建立了不少窯羣，窑寺前窯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個，燒製的青瓷與上林湖基本相同。五代至北宋早期這百餘年間，越窯瓷器的生產繼續發展，此時，吳越國王錢氏壟斷了越窯，以之作為效忠中原王朝的貢器與結好友邦的禮物和外銷的特殊商品。由於需要量的猛增，於是在今寧波市的鄞縣等地又建立了新窯。

唐代越窯瓷器的胎質細膩，釉層均勻，手感渾厚滋潤，正像文獻中所說的「如冰似玉」，深得人們的喜愛。這時期生產的主要器物有碗、盤、壺、罌、瓶、罐、耳杯、盤托、粉盒、水盂、唾壺等十餘種。這些器物一部份繼承了前代的造型，而又有新的發展。如，盤口壺變成了喇叭口，長頸的瓷罌由深腹變為淺型，器底變為玉璧形和矮圈足兩種。鵝頭壺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執壺。晚唐以後，許多器物明顯地倣效金、銀器皿，碗式更加豐富，除有玉璧底碗、斂口淺腹平底碗外，還有荷葉碗、荷花碗、菱形花口碗等。盤類有翻口、斜壁、平底盤、敞口、玉璧底盤，還有葵瓣口盤和方盤以及各式杯、蓋盒、蓋托。執壺的腹部做成瓜棱形，碗、盤的口沿做成葵花瓣形，蓋托做成荷葉形。蓋盒小巧，蓋與盒子母口吻合，蓋面刻有簡單的花紋。
寧波遵義路一九七八年出土的越窯執壺，為喇叭口，瓜棱形腹，肩部一側貼多角形短流，另一側在頸與肩之間連一曲柄，圈足寬矮，廓線柔和，棱角挺拔，各部份的比例適度，青釉勻淨滋潤，顯得十分優雅秀緻。嵊縣升高二村出土的唐元和十四年（公元八一九年）越窯青瓷罌，大喇叭口、長頸橢圓腹、平底，頸與肩連四繫耳，外口沿貼盤龍紋飾，這種罌雖然與前期的「盤口壺」有較大區別，然而不難看出它是從「盤口壺」發展而來。餘姚縣上林湖一九五八年出土的蟠龍四耳罌，在形制上也與前者大體相同。在上林湖窯址中還出土過一件器壁刻有「維唐故大中四年歲次庚午八月丙午朔，胡珍妻朱氏四娘於此租地，自之墓在此，以恐後代無誌。故記此罌」的墓銘瓷罌。器身雖無紋飾，從形制上看，上述器皿時代當相同或相近。其中越窯蓋托，胎質細薄，釉色青綠，蓋底較小，圈足外撇，張口，口沿及蓋壁五處凹曲，托邊翻捲，全器猶如帶葉芙蓉，出水怒放。設計巧妙，製作精緻。陸羽《茶經》中說：「甌，越州上。口唇不捲，底捲而淺，受半升而已……」兩相對，可知陸羽說的甌，當指越窯蓋托之蓋。出土的水孟有斂口、短直口，孟有蓋，腹部或扁圓或球形或方形圓角，總之，式樣多變，細巧優雅，既是文具，也是很好的陳設品。

唐代越窯瓷釉不僅具有「千峰翠色」之雅，而且器表還有少量的裝飾。花紋以劃花為主，